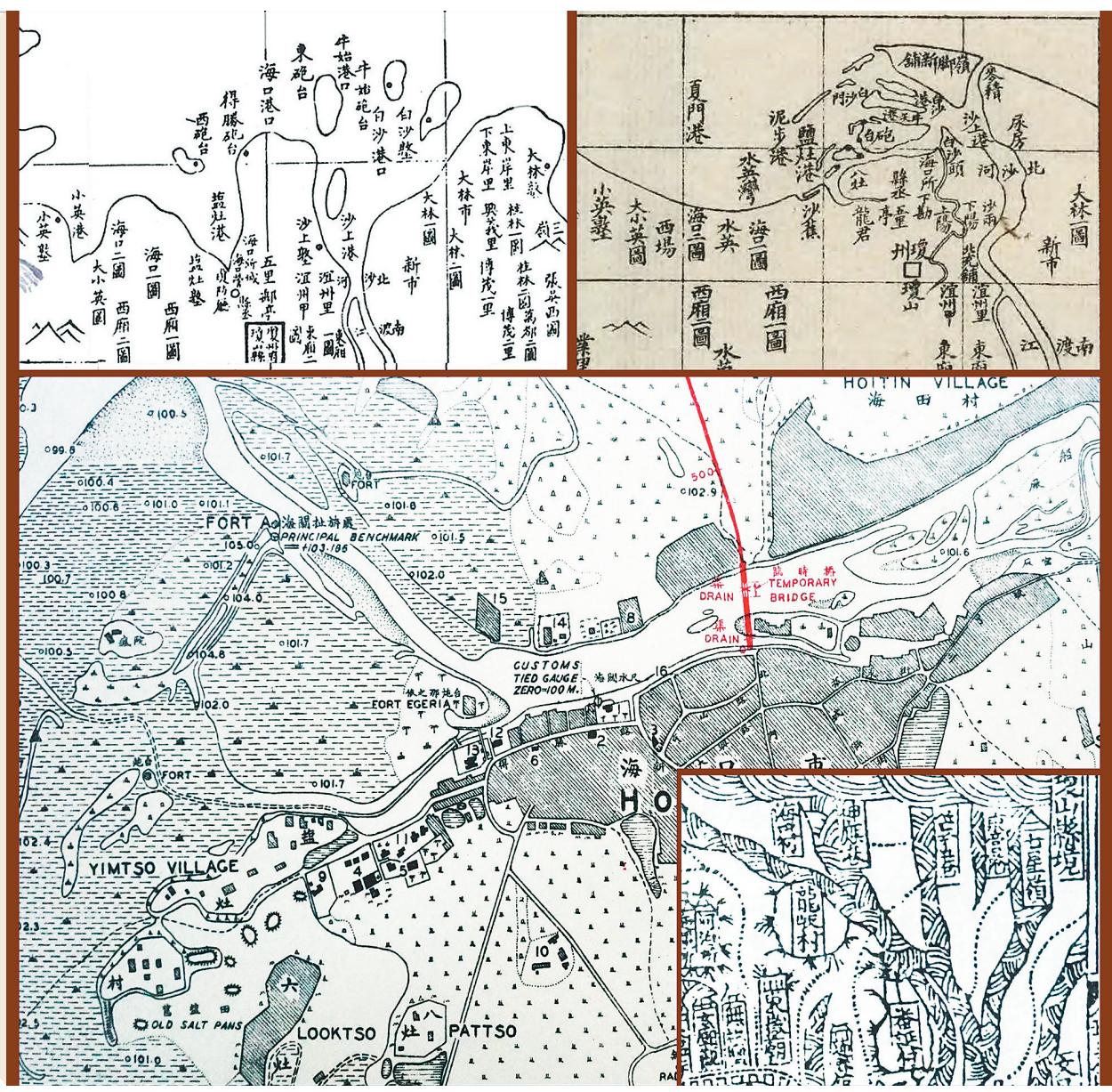


图说千年海甸岛

W 史志琼崖



“白沙津”一直都在东边

■ 何以端

海甸岛是南渡江出海口的冲积洲，南缘紧邻老海口所城，北界琼州海峡，历史上一直是琼州府城、海口所城诸港水道所经，说是海南的北大门也不为过。然而，限于滩涂地貌，海甸岛除了南部一隅的海田村外，长期荒落，1970年以后逐步变身，海南建省后才走上发展快车道。

千百年来，海甸岛的水文、地理、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变迁中也有不变之处，比如海甸岛上的白沙津。

海甸岛历史悠久，北宋熙宁年间就有疏浚港口的记载，宋末守将赵与璿“兵御白沙口”，与南渡元兵激战，战场遗址就在今海甸岛东北部。明代正德《琼台志》载：“元白沙水军，系浙军自宋末从祥兴帝船遁至本州，为元兵所败，遗卒收为水军。后于白沙津置镇，设官管领，给粮巡防海上……”津就是港口、渡头，白沙津遗址在今海甸岛东部。

白沙津与海口港是两回事，《琼台志》记载如下——

“海口港，在县北十里海口都。水自南渡大江，至此会潮成港。今官渡自此达海北。”

“神应港，旧名白沙津，在县北十里崖州都，聚舶之地。初，港不通大舟，多风涛之虞。宋熙宁中，琼州王光祖曾开未就，淳祐戊申，忽风作，自冲成港，人以为神应，故名。”

海口港在海口都，神应港在崖州都，两者均在“县北十里”（概数），只是隔了一条海甸溪。看来北宋至今越千年，南渡江口诸港尽管通塞不常，位置却无大变，果真如此吗？

确实如此。因为南渡江出海口的冲积舌无法伸长，水文特点与一般大河流出海口是完全不同的。

我国水文学家罗宪林等经20年不倦研究，在2000年阐明了南渡江三角洲的生成史：南渡江主出海口原在三角洲东侧，4500年前沿迈雅河进入今之东营港，其冲积舌尚在今沙头村一流水坡一线以南。由于琼州海峡东

侧的喇叭口地形，强烈的东北向风浪挤压导致沿岸漂沙，在出海口东岸形成向西延伸的沙咀，主口门位置受限，被迫不断西移，最终移到当代沙上港。

将水文史引入人文史，可以知晓，汉唐时，南渡江主出海口很可能还在东营港水道，或在几条树枝状河道的争持之中，所以人们不得不越过三角洲顶点（近代铁桥位置）沿江上溯共建郡治。最迟五代间，沙上港作为主出海口已经稳定，东侧三角洲开始了废弃过程，西侧三角洲淤积增高，出海河道已常年可以行船，这是宋初建置“琼管转运司”的基本条件。

宋城在今府城中西部，海拔超过20米，地质学上是更新统红土组成的坚实台地，虽然紧靠三角洲却并非三角洲淤积，临大河而几乎百水不淹，古人选址一点都不糊涂。明代扩城的东部，尤其是今琼州大道以东的大片地域则海拔较低易淹，直到20世纪中期还几乎没有民房。宋城城址理想，港口却不想，南宋“神应港”自然疏浚一度改善了停泊条件，或许说明沙上港出海主流地位的进一步稳固，但这两种疏浚又非常态。

出海港口之所以千年不变，是由于沙洲以北不远，琼州海峡地槽就出现断崖式下降，南渡江所输的沙一部分被急流（古称“三合流”）压向西南近岸，其余流散于海峡以西的辽阔北部湾，无声无息，所以冲积洲不能延长，而长期受拦门沙堵压的出海口门，诸港也就注定淤多于通，靠小船接驳便是常态了。

然而，站在海甸岛上就可追溯千年遗迹，却是这个“奇闻”一大优点。最晚在明代，海甸岛就有稳定的

基层赋役机构，但“海甸”之名出现甚晚，据说是光绪间两广总督张之洞亲巡海防至此，翻用明太祖“南溟奇甸”意境，才将“海田村”雅化赋名“海甸”，至今老海口仍习惯称“海田”。东侧新增岛，地名出现也很晚，最早见于咸丰《琼山县志》：“（南渡江）又北十五里，至新埠渡分为二派。”

海甸岛的前身——“有海岛五”

再来探讨海甸岛的原始地貌。正德《琼台志》与万历《琼州府志》琼山舆图，都清晰标绘了岛上的“海田”与两岛之间的“神应港”，也标示了南渡江出海口的分支状况，虽仍粗略，不过相对于同时代其他元素的标绘，已是相当具体了。

1866年刊行的同治《广东图》，首次标绘出海甸岛前身的五个大小沙洲，可以认为是具体描述。1870年刊行的文字补充版《广东图说》描述道：“县北海口所城北，大海中有海岛五，中有得胜台，西北为西炮台，东北为东炮台，又东为牛始炮台，又东为白沙墩（小字原注：下有暗礁石，水势湍急，最为险隘，海船可以寄碇）。”

“有海岛五”是首次文字记载海甸岛的前身状态。同治《广东图》仅能作意象标绘，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广东舆地全图》琼山图幅，五沙洲轮廓已经相当准确了。这个进步应该与张之洞督粤期间奉旨测绘完成的《广东海图》有关，时任博学馆洋文教习的詹天佑也参与了测绘。

进入民国，1930年广东省治河委员会测绘的《海南岛海口三角洲图》，

标绘有海甸岛的多种历史地图局部。右下为正德《琼台志》，左上是同治《广东图》，右上为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大图是1930年《海南岛海口三角洲图》。何以端 提供

1935年日本人综合英法地图绘制的《海南岛诸分图》（均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的《海口湾》图，以及1936年相关地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分别有更准确标绘。

由此可知，晚清南渡江口的状况是“六河出海”，以盐灶港水道（清末已淤塞）、海甸河、牛始（矢）港水道、白沙津水道、无名水道及沙上水道，分别将河口冲积扇分割，形成自西南向东北排列的五个冲积洲，均为东西狭长形，最北为“白沙角”（大致在今碧海大道江南城东北门附近），最西南一岛经当代填垫已与盐灶港及海口市相连，即今世纪公园及以东一带。海甸河与牛始港水道，分别是海口港的南、北进口水道。

海甸溪以北四岛，面积最大的是第二岛（老海田）与第五岛（《广东舆地全图》标为“岭脚、新铺”，后两字与“新埠”同音）。这些民国地图上，都能明显看到拦门沙向西南伸延，某些地名则不尽相同，如1930年《三角洲图》上的“鸭尾寮”，1936年地形图上就标注为“白鸽寮”等，这些细节也是有趣的。

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拦海造田、造岛，使海甸岛大大扩张。笔者将1935年的《海口湾》图（局部）作为底图，与当代卫星地图等比例叠合，以便追溯古迹所在。图中可见，原来面积最大的东北岛自南向北截开，成为新出海口“横沟河”，东北岛东部成为今新埠岛的中西部，新埠岛面积也向东扩；牛始港水道遗址约在今人民大道景业广场—海口寰岛实验小学（北侧）一线，白沙津水道遗址则在今海口市人民医院—蓝海银座—鸭尾溪海彤路桥一线。海南大学海甸校区（全域）至白沙门公园（全域）一线及以西，除个别地方外，都是新陆地。

顺便一提，晚清海口港诸炮台，1930年《三角洲图》，1935年《海口湾》图均有标绘，是海口所城的外防御重地。西炮台并设“海关扯旗处”，标示船只到此已入境。

东炮台遗址在今海甸溪北岸海南大学新南门到海警大院之间。

西炮台遗址在海甸溪南岸今外滩中心附近，它们扼守海甸溪出海口。笔者所见1966年卫星图，整个海甸地貌与1930年《三角洲图》依然相距不远，连清代、民国海防炮台的位置都清晰可见。遗憾的是未能及时保护，吹填扩岛后相关遗迹已不存。

牛始港炮台诸志多载，但具体位置阙如，估计清末已不重要。

海口港得胜炮台，咸丰、民国《琼山县志》均无记载，参考1930年《三角洲图》，很可能是该图“易之那炮台”的前身，即今得胜沙路西端、滨海大道以北，亦即清末民初的椰子园、民国时期的海南大学东端、再后来的滨海医院所在地。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W 人物春秋

近日，海南省琼剧院首次将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海南岛的故事搬上戏剧舞台，聚焦“伏波开琼”这一主题，上演了一出原创历史琼剧《路博德》。“两汉将军辅国丰功昭万古，二朝人物安民大德耀千秋。”海口市五公祠景区内“两伏波祠”正门立柱上的这副楹联，歌颂的是西汉路博德和东汉马援两位“伏波将军”在海南岛开疆安民的历史功绩。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地处岭南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带兵攻入王宫杀害了南越王赵兴、穆太后和汉朝派来的使者，同时立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汉武帝派将军韩千秋及穆太后的弟弟缪乐，领兵2000前往南越境地，准备刺杀吕嘉，不料被吕嘉设计，全军覆没。此后，吕嘉派兵在南越边境的各个要塞严加防守，拥兵自重，与大汉朝廷分庭抗礼。汉武帝大怒，下诏出兵征讨南越。

向来骁勇善战的路博德由此走进海南历史的画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伏波将军”，是最先为封建王朝开辟海南疆土的高级将领，因此得以千古留名。

路博德生卒年月不详，史书称其籍贯西汉西河平阳（今山西汾阳）。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挥师南下，与楼船将军杨仆会师于南越都城番禺（今属广州），一番激战后，擒获了南越王赵建德和丞相吕嘉，很快就平定了南越地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伏波穷愁，智虑愈殖，因祸为福。”

据史书记载，在攻打南越的关键战役中，本来杨仆斩获最多，军功也远胜于路博德，只是杨仆生性残暴，纵火烧城，并对投降的俘虏肆意虐杀，迫使大量南越士兵投奔到路博德旗下。而路博德则宽以待人，设营招降，因此很得人心。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南越地区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南岛，这标志着中央政权开始了对海南岛的正式统治。

近世，在临高、儋州、东方等西部沿海市县出土了不少汉代的铜釜、铜钲、铜刁斗等文物，专家学者推测极有可能就是路博德和杨仆的军队留下的。

平定岭南后，路博德被朝廷封为“符离侯”（一说“邳离侯”），后来被贬为“强弩都尉”，戍守西北边疆，转战于今天的酒泉和张掖一带。与路博德一起平定南越的杨仆，本来劳苦功高，却因生性残暴，不但未受朝廷嘉奖或加官晋爵，还被《汉书》列为“酷吏”。

时至今日，除了在海南岛北部地区民间建有“伏波祠”纪念路博德之外，琼州海峡以北的湛江、雷州等地，也有不少“伏波祠”或“伏波庙”和相关碑刻，铭记路博德和马援开辟南疆的丰功伟绩。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路博德雕像。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黎兴汤

位于海南岛西南沿海地区的乐东黄流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海南省书法之乡和海南省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黄流”是怎样得名的？笔者寻根刨底，总不见经传，仅从民间传说、族谱、碑刻等方面得到两种说法。

黄流当地村民说，听老人讲古时候有一条黄水河流经那里，因而得名，那条河即望楼河，不过早已改道向东、流经冲坡、利国、乐罗，从望楼港入海。但是，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于缺乏依据，目前难以确定。

在黄流镇，有一座老建筑——玉庙，即祭祀玉皇大帝的古庙，正门有副对联：“黄胄衍辉北阙，流风远播镇南疆。”此

联是何时何人所撰，无法考证，但民间传闻是北宋状元、琼州学教谕黎君用写的。无独有偶，在黄流立村始祖黎木的墓园门柱上，也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显然，这是一副藏头联，合起来便是“黄流”，“黄流”是“黄胄流风”的缩写，也是村名的含义。

随着黄流村人口的不断增长，那里衍生了墟市，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乡镇。“黄流”不但是村名，也是镇名。

那么，“黄胄流风”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了解黄流居民的来龙去脉，便不难理解。

据《黎氏族谱》所记，黎木是北宋仕琼定居始祖、琼州学教谕黎君用之子。黎君用膝下有三子：一子定居琼州，一子定居儋州，一子定居崖州。从黎君用将三个孩子分开

三地定居来看，作为黄帝后裔的黎氏先人早有开枝散叶、守望海岛疆土的宏愿。

顺着家谱的线索上溯，可知黎君用的先祖黎中乐，唐代时曾出仕琼州副使，但他任期届满后便回原籍——长安，即今天的陕西西安。

《黎氏族谱》记载黎氏先人是黄帝的儿子之一，因得军功而被封为侯，赐“黎侯之国”为封邑，后世子孙便以国名为姓氏，黎姓便诞生了。

如今黄流地区的民宅，凡门楼上书写“京兆第”的，基本上都是黎姓人家；墓地里，凡有“京兆陵”字样的，一般都是黎姓先人的陵寝。当然，黎姓之外，也有从京兆长安迁来的姓氏，如吴、黄等姓氏，也有同样的称谓。

在黄流地区，还有李姓、孙、张、邢、钟等其他汉族姓氏，都自称他们的渡琼始祖来自内地，都是黄帝的子孙。

那么，“黄胄流风”的寓意就不难理解了。“胄”意为后裔、后代、子孙，因此“黄胄”系“黄帝的后代”的解释就不言而喻了。那“流风”又是什么意思呢？“风”即文化风俗，“流”即传播、流传，“流风”便是流传的中华文化。

鉴于黄流各姓氏的汉族居民敬祖认宗，自称是黄帝子孙，加上当地人才济济，文化底蕴深厚，譬如《黄流民歌》，极似《诗经》中的《国风》，传承至今，因此，笔者认为关于黄流称谓源于“黄胄流风”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

（作者系乐东史志办原主任、研究员）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W 地名溯源
「黄流」起源

文史荟

1872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海口东西炮台，镜头正面是海口城。辛世彪 提供